

# 讀易隨筆及其他

成惕軒

這裏除讀易隨筆（係就曩歲所作刪改而成）之外，計共選錄序跋一十三篇，都是用駢體寫的。為什麼要將牠發表呢？因為：(1)一般人都認駢文祇是雕琢堆砌，千篇一律，了無內容。其實駢文並非如此，牠之能够抒情記事乃至說理，都和散文一樣。這從古人作品中，可以找出許多例證。絕非如李譯所說，全是「風雲月露」之辭。我授課時所選讀的前代作品，率以達意明事為歸；因此，自己所寫的，也就特別注意到這一點。(2)這十三篇序跋，大都以論文論詩為內容，也有一部分涉及人事和治道的。這些雖是我個人的看法和主張，但或可供研究中文諸同學的一點參考。若謂敝帚自珍，兼示提倡，那就決非我的本意了。

辛丑十月惕軒附記

## 一、讀易隨筆

- (1) 乾以惕無咎，震以恐致福。豫以冥而不可長，泰以極而轉致否。語云：生於憂患，死於安樂，徵諸易而益信。(2) 時而宜隱，則爲君子之龍潛；道如可行，則尚大人之虎變。出處進退，顧可忽乎？(3) 盈不可久，毋爲有悔之亢龍。順乃得常，宜效利貞之牝馬。(4) 敬以直內，義以方外，敬義立而德乃不孤。積善餘慶，積惡餘殃，善惡殊而報原不爽。(5) 需泥寇至而敬慎不敗，入穴客來而敬之終吉。化凶成祥，轉禍爲福，敬之時用大矣哉！(6) 履霜而至堅冰，此作事所以貴謀始也。未濟而懼濡首，此居安所以宜思危也。(7) 英華忌乎外露，必含章而後可貞。謹厚足以保身，斯括囊乃能無咎。(8) 龍飛在天，正大人利見之日。鴻漸於陸，乃君子養晦之時。(9) 慢藏適以誨盜，散金之越相堪師。冶容實足誨

淫，絕纓之殷鑿不遠。（10）以訟受福，錫之蠻帶而終朝三褫。伏戎於莽，升其高陵而三歲不興。訟之不可終成，兵之不宜輕用，古聖人寓意勸懲，不亦深且至耶！（11）卽鹿無虞，往而見吝，故君子重在知幾。前禽在外，失之終吉，故大人貴能容物。（12）進取不得其正，便成觸藩之羝羊。馳驅若踰範圍，實愧閑輿之良馬。（13）師人者期於志應，故擊蒙未若包蒙。幹父者貴以德承，故用裕不如用譽。（14）比匪人而見傷，係小人而有失。心面不同，古今一例。裘馬交遊之際，可勿慎哉？（15）仁者無敵，故出師以與戶而無功。大道爲公，故同人以于宗而有吝。（16）需於酒食而貞吉者，樂與人同也。因於酒食而征凶者，醉飽自恣也。大禹情殷饑溺，王曾志羞溫飽，凡百君子，宜取則焉。（17）束帛貢於邱園而終吉，盛物未若隆情也。樽酒納約自牖而無咎，尙奢不如崇儉也。（18）尙屯其膏，大貞則凶；無妄之疾，勿藥有喜。此爲政之要言，亦養生之良法。（19）噬肉遇毒，繫牛得災。禍患之來，初無朕兆，貴在慎處與善防之而已。（20）德博而化，成己卽以成物也。謙尊而光，敬人實以自敬也。（21）賁裳之吉，文在中也。赤絨之困，志未得也。士君子立身處世，貴飭乎內而不尙乎文，故緇衣之宜，見頤於武公；美服不稱，貽譏於鄭忽。（22）笑言啞啞，時貴有則；飲食衎衎，義不素餐。人生語默之微，口體之養，其不可忽也如是。（23）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者，樂實生於憂也。旅行先笑後號咷者，終不繼其始也。（24）夫子因時以制義，從婦則凶。君子見幾而知微，童觀乃吝。（25）夫妻反目，罪正室之未能也。婦子嘻嘻，議居家之失節也。（26）泰以朋亡而光大，立賢貴無方也。豫以朋盍而志行，燕樂尙溥及也。（27）功不賞不足以勸天下，故康侯之馬，宜錫其蕃。惡不誅不足以安羣黎，故在田之禽，尤利於執。（28）爲國籌辭勞瘁，立身最忌驕矜。故匪躬之王臣，自甘蹇蹇；而涉川之君子，端賴謙謙。（29）碩果不食，復其見天地之心。苞桑其亡，否以致大人之吉。（30）剝床以蔑貞凶，警小人之害君子也。拔茅以同征吉，冀君子之化小人也。（31）益者損之參，豐屋實足以蔽家。禍者福所基，貞疾恒聞於不死。（32）藉用白茅，慎而無咎。咸其輔頰，妄則有災。（33）履道坦坦，中懷不亂於幽人。往來憧憧，私感易生於黨類。（34）災弗可近，須防牀剝以膚。任貴能勝，毋使鼎折其足。（35）獲大首於南狩，除害以不疾而貞。觀密雲於西郊，畜德有終亨之理。（36）素履而獨願行，白賛而上志得。足徵陋巷簞瓢，自饒真樂；筆路藍縷，實啓宏圖。孰謂樸素未及平芬華，富貴有加於

貧賤哉？（37）視履考祥，其旋元吉；盥而不薦，有孚惠心。君子觀人於動，可以卜其休咎，觀人於靜，可以驗其誠虛。一念之微，便分善惡；十目所視，如見肺肝。士亦何苦飾非而文過哉？（38）養口未若養心，故舍靈龜而觀采頤者陋矣。有生自然有死，彼不鼓缶而嗟大耋者何耶？（39）曾參韋布士，能傳道統於千秋；班超筆硯傭，卒博侯封於萬里。易謂遜亨小而時義大，蹇難多而時用大，其信然歟！（40）內明外順，蒙難何損於文王。應天順人，革命宜師乎湯武。（41）位高而貪，厲終同乎鼯鼠。心孚至信，化可及於豚魚。（42）尚節豈如行德，故其君之袂，不如其娣之袂良。受福尤貴適時，故東鄰殺牛，不如西鄰之禴祭。（43）武力何足尚哉，試觀戰野羣龍，空臘玄黃之血。言者期於行也，須效鳴陰老鶴，遠來應和之聲。（44）無平不陂，無往不復，後之視今，猶今之視昔。時行則行，時止則止，吾聞其語，而未見其人。（45）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，其唯聖人乎。尚消息盈虛而合乎天行者，可謂君子矣。

## 二、序「五種遺規」

嗚呼！人心陷溺，國步艱屯，至今日而極矣。焚冠裂冕，室已毀於鴟鴞。吮血磨牙，天方縱夫豺虎。至若仰慚屋漏，士行多虧。潛納苞苴，官邪未戢。社鼠城狐之輩，橫逞椎埋。飛鷹走狗之場，報爭睚眥。青衿色壞，翠袖塵汚。戾氣充於里巖，穢聞播於閨闥，則尤層見而迭出焉。斯蓋蒙養久乖，本根先撥，初非一朝一夕之故也。或謂禮義之興，宜實倉廩；寒餓所迫，迺生姦邪。欲求致理之方，必以厚生爲急。不知政在養民，首標正德。固窮有道，君子樂其簞瓢。逸居無教，蚩氓比於鹿豕。孰云世祿之家，始克由禮；瘠土之民，獨難嚮義乎？或又謂瀛寰進化，器物是崇。月窟探奇，風雲都變。而固有道德，惟務人禽之辨，幾同芻狗之陳，烏克與此科學時代相適應乎？不知科學原重發明，道德寧區新舊。科學而背夫道德，將如泛駕脫轔之馬，自促覆亡。道德而輔以科學，將使際天蟠地之春，益弘亨育。必曰二者鑿枘難入，水炭不容，是直不通之論也。或又謂農業工業，社會之習尙不同。東方西方，人倫之觀念各異。今當蛻故孳新之會，遂感從違取捨之岐。不知歐美諸邦，禮容有飭。如正衣冠以肅客，舉杯杓以娛賓。形外雖殊，誠中則一。推之男女社交之節，殿堂宗教之儀，又奚不可執兩

用中，裁長補短耶？是知立國精神，張四維而不敝；譬彼經天日月，互萬古以常新。悠悠世宙，紜紜物象，雖變易不居，推演無極；而人道之不容湮滅，人性之必當存養，則固前聖後聖，心同理同者也。儻父師之教不先，道義之根胥斬，其將何以厚民德，固邦本乎？僕究心史事，蒿目時艱。每思蒐錄往哲遺訓之深切事情，堪垂法戒者，纂成一書，以爲匡世淑人之助；而軟紅相溷，汗青莫期；雪牖風簷，未嘗不撫卷滋愧也。頃者呂君重印陳榕門先生五種遺規，屬贅一言；因就末簡，述其平昔所感念者如此。陳氏之書，博采叢編，分臚故實；雖取鑑於古者，未必盡適於今。要其嘉言絡繹，矩度昭明，足備攻錯之資，俾收陶鑄之效，殆無疑焉。成己成物，道貴躬行。佩韋佩弦，人期自厲。庶幾鄒魯之化，漸革澆浮。不待文王而興，且看豪傑。

### 三、序「秋原新著」

國無仁賢則虛，楚以善人爲寶。弗養子與之浩氣，則淫辭謾行，莫格其非。旣聞柳下之高風，則頑士懦夫，克新其德。秀才任天下之重，憂在人先。匹夫爲百世之師，功寧禹下。此奮身衡宇，豪傑無待於文王；立命生民，素王殆賢於堯舜者也。○世之論史者，多重有形之生聚，或遺無相之裁成。以爲政止兵農，義歸富庶。不知十室忠信，隱操風教之權。一殿靈光，不斬儒先之澤。沾被所及，治化攸資。然則河汾授學，實弘唐室之基；釣瀨鳴高，詎讓雲臺之烈乎？吾友胡秋原先生，讀書萬卷，載筆四方。考列邦得失之林，明歷代興衰之故。嘗曰：國家以貴士爲先，人才以尚志爲本。顏斶不仕，直呼王前。仲尼之徒，羞稱五霸。必具素位固窮之節，斯收揚清激濁之功。不有自尊無畏之心，曷建緯地經天之業？乃廣其義，撰爲此書，顏曰中國文化與中國智識分子。恢張士氣，陶鑄國魂。發五千年之祕奧，攝廿四史之菁華。積二三載之專攻，成百萬言之鉅製。蔚茲鴻業，上企龍門。可謂體大思精，才優識卓者矣。至於古今典制之因革，中西文化之異同，揭諸要領，朗若列眉，又特其餘事焉耳。余與秋原友尙多聞，交成久敬。昔剪巴山之燭，今結圓嶠之隣。稔其纂述之宏，立言本於立德。窺其蘊嚮所在，存學兼以存人。敢綴片辭，用告多士。中興可券，無取思宵之鐵函。往哲堪徵，竊比曲江之金鑑。

## 四、序「廣臺灣詩乘」

炎微春秋，早書夫鳳曆。中邦文物，靡隔於鯨波。臺灣之被詩教也久矣。自明祚初移，延平崛起。獨樹勤王之幟，遙揮復國之戈。瀛嶠宅都，儒流棲止。數其魁桀，厥有斯庵。管領騷壇，迄揚風雅。黍離麥秀，寄高丘寥廓之思。海涸桑枯，極故宇淪亡之痛。雖六龍失御，天步難迴；而羣駿競馳，文囿斯啓。此一時也。清政不綱，海氛彌厲。逼人咄咄，載寒玉敦之盟。視天夢夢，竟效珠崖之棄。甲午而後，臺人受制於倭國者，凡五十年。於是林下逸民，蘆中窮士。羈愁莫遣，聊爲莊舄之吟。忠憤事宣，或效包胥之哭。舉頭明月，懷美人兮一方。回首中原，悵河山之兩戒。鬱此誰語，嗚其不平。率多變風變雅之辭，不乏可泣可歌之作。此又一時也。夫詩以言志，義取興觀。下泉無覩，足覩世運之衰。陟岵思親，實篤彝倫之美。故使輞采風，王官特重；詩史垂鑑，來哲攸資。吾友彭郁文先生，笙簧九能，寢饋百氏。於蓬島卜居之頃，繼雅堂著錄之餘；蒐亡補闕，踵美增華，成廣臺灣詩乘四卷。擷鳳一毛，集狐千腋。可謂櫟無韞玉，海不遺珠；蔚詩國之大觀，稱藝林之盛事矣。嗟夫！千百世之剗，不廢篇章。一二士之心，能同天地。臺灣處環海之中，爲流人所聚。坊壇紛立，大張種族之精神。楮墨如新，中有遺民之血淚。今者腥羶盡洗，版籍重光。五方之語，雜出蜃墟。一匡之業，肇始鯤嶼。激揚正氣，鼓吹中興，聲詩之盛，殆有百倍於曩日者。吾願郁文薄書之暇，珊瑚式張。續綺嘉篇，別成巨帙。則應劉並世，旣相得以益彰；壘嶠新聲，將後來而居上。豈不懿歟！豈不懿歟！

## 五、序「李義山評論」

世之詆義山者衆矣！或以爲傲兀負才，放利偷合。背令狐之舊主，感行馬於郎君。見薄當塗，遂成坎壙。不知義山發名科第，屈志藩僚。依違牛李之間，寥落龍雲之外。仕不足以行所學，遇不足以稱其能。擇木求試，人之情也，烏得謂之負才偷合耶？或又以義山詭薄之行，動踰繩檢；篇章之美，祇及閨襜。興觀無當於風人，蕩軼幾同夫浪子。不知宣尼刪述，不廢

桑中。正則離騷，特標香草。漢魏以降，樂府遞興。蘆蕪上山之曲，桃葉渡江之辭。綺靡相沿，側艷滋甚，於義山乎何尤？至謂其無一言經國，無纖意獎善，則又厚誣逝者，直類蜚言。試觀集中所載，如城登安定，寄欲迴天地之心。友哭劉蕡，灑一問乾坤之淚。牽牛駐馬，取戒於色荒。腐螢暮鴉，致慨於游豫。蒼茫覽古，窈窕思賢。若斯之倫，更僕難數。是知愛憎由已，毀譽失實。呼左思爲僞父，目阮籍以狂生。既昧知人論世之公，徒貽黨同伐異之謠而已。海安顧季高先生，泉府舊勳，書城清隱。夙具玉韞之癖，時哦錦瑟之篇，成李義山評論如干卷。於其生平節概，諸體歌詩，剖析至精，衡斷惟允。嗟夫！曲罷湘絃，夢沉楚雨。竟素心於千載，問青眼以何人？季高獨能辨燕說之失真，繼鄭箋而有作。寧非義山之知己，吟苑之賞音乎？重陰如晦，喜不絕於鶯鳴。麗藻常新，幸毋譏其頌祭。

## 六、序「韜園續集」

夫昭宣詩教，實肇於孔門。析陳詩義，莫精於卜序。撮其旨要，首重人倫。抒無邪之思，言天下之事。溫柔敦厚植其本，興觀羣怨徵其效。止乎禮義，故情不踰閑。明乎得失，故使能專對。試觀三百篇所列，感物造端，屬詞比事。治世亂世之迹，每驗於音聲。飢者勞者之歌，悉關乎教化。然則刺舉時弊，洩導人情，庸非風人之職乎？自八代遞興，六義寢失。齊梁蟬噪，語但及於淫哇。鮑謝鴻鵠，意殊乖乎飢溺。唐寶繼起，聲律斯隆。而杜陵布衣，親鑄亂離之史。香山樂府，特工諷諭之辭。其於風上化下、正始移俗諸端，蓋猶得其髣髴焉。是以言貴因時，智期識大。雕蟲篆刻，固壯夫所羞爲。窮鳥啁啾，亦君子所弗取也。知此，始足以論韜園先生之詩。先生早掇巍科，累膺膾仕。錦衣歸著，光增故社之榆枋。玉尺平量，秀出公門之桃李。身居黃閣，心眷蒼生。故其爲詩也，更斥石壕，樂非驟國。本夫後樂先憂之願，一以仁民恤物爲歸。時當禦侮，則歌傳出塞，如聞金戈鐵馬之聲。地屬興戎，則望切收京，恥隕紫陌銅駝之涕。丕揚忠愛，上薄風騷。而音節蒼涼，波瀾壯偉。掣鯨魚於碧海，力過千鈞。奮鵬鷁於層霄，氣凌八表。譬軍中之得一范，獨鎮朔方。宜羣士之尊昌黎，直同北斗已。或謂先生之詩，喜入現代事物名詞，爲存本真，間涉平典。不知人文日進，風會攸殊。陳忌相因，貌嫌徒襲。稽名物於載籍

，率多疇昔之方言。紀職官以今稱，庶作後來之信史。食古能化，與時俱新，是烏足爲韜園病也。至其主持壇坫，宏獎風流。林下招邀，拂談經之塵尾。花前羅拜，來問字之蛾眉。刻意憐才，逢辰遣興。則又具雅人之深致，添藝苑之軼聞，寧彼拘墟小儒所克擬哉？惕軒夙承青睞，謬許飛騰。自撫黑頭，竊慚溫飽。回顧二十年間，游宴頻叨，唱酬彌洽。極知匡世淑人之抱，時託望京依斗之吟。而乃同客蓬山，再經桑海。秦狼未剪，遼鶴遲歸。展誦嘉篇，未嘗不喟然興嘆也！先生今届大耋之年，裏其六十以後所作爲韜園續集，將付手民，用光眉壽。所冀堂分野綠，觴詠常親。龕禮霜紅，履綦無恙。烽銷故國，重盟汾水之鳧鷗。運啓明時，更補唐風之蟋蟀。

## 七、序「跬園詩鈔」

淮安顧季高教授，頃以尊公竹侯先生跬園詩鈔，重付剞劂，俾廣流傳。惕軒奉讀之餘，謹拜手以書其後曰：詩以言志，又曰抒情。情貴乎真，故託興田園，咸推栗里徵士。志欲其偉，故抗懷契稷，獨數杜陵布衣。卓彼二公，皭然千載。端在得其興觀之正，罕及榮瘁之私焉耳。若嘲花弄草，鏤月雕雲，七寶爭工，六義交失。則雖辭妍黃絹，調鏗綠綺，將奚以稱之哉？先生通德門高，孝廉船好。縹緲照眼，常依晏氏之楹。著述等身，早貴洛陽之紙。詁經之暇，覓句爲娛。鳴老鳳於丹山，耿晶蟾於碧宇。跡其所詣，有二善焉。五鹿辯易，伯魚聞詩。道固相資，學難兼擅。自昔兔園之子，但挾講章。未聞虎觀之英，亦嫋吟律。爾乃羣書博覽，上通漢宋之郵。一字精研，直造陰何之室。觀風載筆，攬物揚葩。夔府秋思，不乏望京之作。輞川春望，時多招隱之篇。希聲盪若朱絃，雋語霏其玉屑。是曰詞清。潛龍飛龍，鑑幾於易象。得馬失馬，無悶於塞翁。謝世路之荆榛，種春城之桃李。於是敎弘絳帳，居遠黃塵。以經訓作蓄畚，與儒先通夢寐。朋酒羔羊之詠，頻眷交親；山樞蟋蟀之吟，動關治化。重以吾廬自愛，祖典堪徵。奕葉流芬，紀虎頭之華胄；味蔬取則，裕燕翼之嘉謀。是曰義粹。合茲雙美，鍾於一編。思本無邪，言歸有物。振風騷於垂絕，張名敎之大藩。可謂達志緣情，胥符往哲者矣。而季高手澤珍儲，心香暗爇。懼珠璣之或墜，壽梨棗以長新。不尤善讀父書，克揚家學也乎？天昌厥詩，世濟其美。正始之遺音宛在，永寶鴻篇。

寰區之秀句爭傳，更看驥子。

## 八、序「蒼海吟草」

張君蒼海，携所爲古近體詩詣余，乞以一言弁諸首。竊謂詩者性情之事，風教所關。非徒以藻飾爲工，雕琢爲美者也。才得乎天，識原於學。本夫理之所同具，罄其心之所欲言。汎博興觀，隱寓美刺。聞之足戒，思曰無邪。而詩之功用彰，能事畢矣。且立言貴乎因時，知人斯以論世。羲熙既革，泉明始遁於田園。天寶多艱，子美不忘於社稷。置身適異，易地皆然。然則附宋攀唐，直傍隣家之門戶；摹韓襲杜，何殊優孟之衣冠？士願可不善葆靈明，勉圖樹立哉！蒼海任教南北各中學者，踰二十年。絃誦之餘，詠歌弗輟。觸物而筆花頻放，紀年則吟草遞增。其致力之勤，用志之篤，不拘於古，自樂其天，殆有非常人所能及者。今更將爲海外之游，藉拓詩中之境。搏風鵬翼，奮九萬里以翱翔。出谷鸞聲，與二三子相贈答。江山之助，定快於平生。壇坫之光，佇流於異域。抑有進者：章甫適越，迺化文身。武陵問津，或踐樂土。禮求諸野，聖人無陋於居夷。風采多方，君子卽資以覩國。送君行矣，跋予望之。

## 九、序「楚望樓詩」

余選錄旅臺所作，編次楚望樓詩既竟，乃爲之序以弁其端曰：詩篇三百，半出於勞歌。國風十五，各有其土俗。一代有一代之精神，一人有一人之面目。豈得事皆轍合，意與雷同。卽就同一時地言之，楚雖不逝，淚獨墮於烏江；南鵠無依，愁偏生於赤壁。必使項王歌漢祖之大風，孟德賦長公之明月，不其謬耶？是知人心如面，天籟自鳴。詩以言志，志因人而萬殊；詩發乎情，情隨境以俱變。對春江之花月，綺思爭新。聽秋壑之松風，幽懷靡罄。增華有作，專美爲難。何必前賢不畏後生，今士定輸往哲也。顧世之論者，瓣香杜老，則競尚唐音。低首涪翁，則別尊宋格。妄執門戶之見，強爲主客之圖。衣鉢遞傳，坊壇交閏。又或侈言創作，輕侮前修。嗤小技以雕蟲，詆陳篇爲芻狗。謂曹倉其安用，直秦火之宜先。不知韓潮蘇海

，才固難齊。島瘦郊寒，詣多獨造。一字廣切磋之益，萬言饒沾溉之功。但有助於篇章，初無勞夫軒輊。至若神劍發硎，端由千灌。玄鑰在握，實啓重局。尺素積羣縷而成，層臺倚寸基而固。因之與革，義本相需。新之與陳，事非兩截。寧有空空妙手，能成沒字之碑；轆轤枯腸，忽夢生花之筆者哉？故欲化腐朽於神奇之域，假摹擬爲創造之階；必也寢饋諸家，貫穿百代。取精去粕，遺貌存神。如聚五侯之鯽，斯爲知味。譬秃千管之兔，庶號工書。厥理昭昭，毋煩喋喋矣。原夫詩者，篤倫紀之重，匡刑政之失，所以下宣民情，上翼邦典。關雎入誦，知周化之大行。黃鳥興歌，憫秦良之無罪。美刺所寄，治忽判焉。今神州瓦裂，正始音銷。采風之輶使無聞，亂雅之鄭聲盈耳。歌詩合爲事而作，我思樂天之言。忠愛而每飯不忘，誰繼少陵之躅。然則宏揚藻詠，默贊中興，要亦當世之亟務已。屬滯炎荒，偶親吟事。哦松取適，積藁寢多。八年之頃，數將及千。百篇之中，十去其七。鶯花故國，蟾桂他鄉。近挹瀛波，遠瞻葱雪。桑田小刼，極人海之艱虞。蓬嶠新聲，等江闌之蕭瑟。錄而存之，兼略抒其所懷如此。嗟夫！六義盡失，彌傷詩教之凌夷。一卷重刪，且待禮堂之寫定。

## 十、序「考銓文彙初編」

曩參試院事，曾有人鑑之輯。遭時遷播，稿佚無成。渡海以來，兼董考銓月刊編務。默數卷帙，歛盈百期。爰掘菁華，都爲一集。命曰考銓文彙初編，蓋將徵淵識於多文，資羣士之詳討焉。國於寰區，日新厥政。欲圖上理，端仗槩才。珊瑚宜廣其蒐羅，玉尺務公其衡校。舉能擢秀，成周之舊典昭然。對策分科，有唐之弘規遠矣。至若美邦新制，歐陸良方。試士頒測驗之題，設官視職位爲準。以彼百工之咸飭，推諸四海而可行。事殊嘉橘之踰淮，義等他山之攻玉。兩端是擇，一卷堪徵。械模興賢，未必不由斯道。芻蕘廣益，庶幾有賴茲編。後之人其念之哉，幸毋視作高頭講章，斷爛朝報也。

## 十一、序「曲學例釋」

天將喪文，土不悅學。陋襲兎園之冊，冗爭驢券之辭。其間炫露短材，譏評前輩。呼太冲爲僞父，詆子美以村夫。韞紫

自雄，雌黃徒侈者，比比也。求一闡然草研，卓爾樹立，紹前修之絕學，恥譁衆以希榮；如吾友吳縣汪徵史教授，不幾稀若星鳳，蔚爲人龍也哉。徵史博覽蟬編，兼工蠻話。殷盤周誥，爛熟於胸中。宋艷班香，紛羅於腕底。多文爲富，同輩所推。記從傾蓋巴山，交蹠甘稔。依舊校書祿閣，志切三餘。持躬勿欺，早戒君實之誑語。與世無忤，罕聞林宗之危言。可謂謙謗吉人。謙謙君子者矣。頃分暇晷，親課諸生，成曲學例釋一書，屬以一言弁諸首。余於斯道，素鮮究心。未窺樂府之藩，敢顧當筵之誤。第念金元以降，曲藝方滋。昏鴉瘦馬之詞，慣傷行役。白鷺沙鷗之句，但慕幽居。世遘多艱，人墮遠忘。本異鳴岐之彩鳳，遂儕咽露之秋蟬。今也雅樂雖微，王春尚在。嘗越國十年之膽，掃齊州九點之煙。當必有詠歌雲龍，凌轢關馬，以紀舊邦中興之盛者。徵史纂一家言，爲多士式。其繩先啓後、揚風扢雅之功，不且照曜日新，沾溉靡既耶？野色茫茫，天風浩浩。代移蒙兀，空寄黃雲絕塞之思。僕本楚人，願聆白雪陽春之奏。

## 十二、序「古今文選」

今有人焉：駢時代之迅輪，束故書於高閣。詆呵儒術，屏斥雅言。至謂獲麟之經，宜畀祖龍之火。又有人焉：則以文言垂範，肇自尼山。白話貽害，烈於洪水。必鄙俚之辭盡去，斯精微之理愈明。二者反唇互譏，躡踵相繼。其爲偏尙，厥失維均。不知文非一格，物有萬殊。典冊所資，則華袞同榮，奚礙馬卿之博麗。閭閻相告，則老嫗都解，寧嫌白傅之分明。因事而異其施，於理固無所悖也。僕少溺詞華，頗知作者。思混主奴之見，俾通新舊之郵。而僕書散亡，塵務牽阻，愧未能焉。歲乙亥，講藝國立政治大學，初識梁容若教授，見其手纂之古今文選，竊嘆先生獨具隻眼，而於斯事之實獲我心也。蓋其所錄諸作，時無間古今，體不分駢散。一爐兼冶，衆美俱臻。以明理達用爲歸，宏溫故知新之效。求諸並時選本，可謂碧海之驪珠，丹山之鳳羽矣。且復題旨廣詮，音符旁綴。妃豨糾誤，帝虎祛訛。譬六義之詳鄭箋，如五臣之註蕭選。使疑滯者涣然冰釋，難深者粲若星陳。藉知今知古以利羣，合國語國文而爲一。其於播敷聲教，嘉惠俊髦，厥功顧不偉哉？頃值創刊四百期紀念，精本彙編，彌徵紙貴；序言叨屬，敢謝臺飛。所冀敗簡驅蟬，良工示鵠。折衷於先聖後聖，歷歷薪傳；繼此而千期

萬期，蒸蒸日上。

## 十三、序「聖水聞見錄」

夢邵先生，少承家學，博覽故書。羅胸富鷄次之典，堆案積牛腰之軸。嘗以暇日，撰聖水聞見錄一書。屬綴片言，俾詔來者。余維世風日降，海水羣飛。雅聲不揚，說部尤甚。削憂情三千之牘，祇涉談諧。續虞初九百之篇，半歸荒誕。其下焉者，繪聲繪影，誨淫誨盜；等諸自鄙，蓋無譏焉。先生挽王尼之露車，搜遺山之野史。晨鈔暝寫，自惜夫寸陰，墨妙筆精，確異於凡品。撮其內蘊，厥有數端。東華錄夢，義本觀風。北狩述聞，事皆徵實。興衰取鑑，則記洛陽之伽藍。製作考源，則圖魯史之欹器。訪逸書於櫻島，遠及瀛譚。話遺制於木天，上闢國故。其善一也。滄海之紅桑已改，故家則喬木猶存。門聚德星，座來今雨。東閣之梅乍放，北海之樽不空。文學侈於鄒枚，清談比於魏晉。鄱陽善謹，蘇門長嘯。勝游屢預，朝士寢稀。渺矣黃墟，嗟九原之不作。汗諸青簡，歷千載以如新。其善二也。詩禮故訓，早習於庭趨。縉紳舊聞，半得於隅坐。燕居獨侍，鯉對頻申。一字辨亥豕之訛，七略續子駿之緒。故其爲書也，備陳祖典，宏扇先芬。理兒時之釣游，補長安之坊巷。眷懷桑梓，寤寐松楸。覩羊棗以思親，感鶯花於上冢。父書能讀，不負鑿楹之藏。世澤無湮，如誦過庭之錄。其善三也。至若敷辭醇雅，記事簡賅。允推碑史之良才，猶見宋賢之遺韻。蔚茲縑素，壽以棗梨。恐闕孤芳，特標衆美。廿年貲廡，吾頗惜夫伯鸞。兩卷成書，君且窺其全豹。

## 十四、跋「人鑑贅稿」

乘軒有鶴，衛懿以之召亡。入夢非熊，姬昌因而創業。從來治忽，端繫乎人。不有仁賢，其何能國？此草廬親詣，起臥龍於三顧之間；金臺高築，招羣駿於千里之外也。自法家之說昌，率譏儒家爲迂濶；及法治之功顯，益詆人治以粗疏。由是禁令滋多，而漏網之魚，不絕於江海。典章粲具，而立仗之馬，無當於馳驅。蓋民德不修，世風遞降。雖有良謀善制，峻罰

嚴刑，亦終無以戢羣昏，臻上理焉。是知政緣人舉，法貴人行。範衆樹規，力固資於象魏。飭躬示教，驗尤捷於龜蓍。久安長治之圖，利用厚生之事，所爲總一樞而程百效者，其在崇法務實之人才乎。故治人之與治法，義本相需；而得國首賴得人，理無或爽也。曩旅蜀都，備員樞近。濡翰之暇，展書差勤。輒就有關人事故實，摘記於篇。頗思博采史藏，輯爲人鑑，藉供秉政者參擇。而風塵湧洞，江關蕭瑟。十又三載，百無一成。是書殺青，未知更在何日。重披斷藁，略綴題辭。一燈微明，雙鬢欲雪，其感喟爲何如也！